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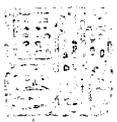
龔書燾著

韓愈及其古文運動

資料室



魏建功題



龔書熾著

韓愈及其古文運動

商務印書館印行

謹以此書紀念

四叔父石生先生六十壽辰

自序

此書作於二十九年春。書分六章，凡七萬餘言，以論韓愈及唐各古文家之思想文章爲主，兼釋唐代古文運動發生之原因。所用唐代古文，除韓文外，以當時客次昆明，不能備集各家專集，皆僅從全唐文引錄。凡見於新，舊唐書，王溥唐會要，李肇國史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孫光憲北夢瑣言，卻博聞見後錄，陳善捫蝨新語，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及高僧傳，續高僧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之唐人故翰舊聞，足資解釋書中所欲剖析之問題者，皆詳爲引用。至於唐以後文人對唐代古文之評論，或僅言文體，或評作法，多未兼釋唐代古文運動發生之原因，故不一一引而論之，以其雖多而無關本書宏旨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著者自序於重慶。

目次

第一章	唐代文章之變革	一
第二章	韓愈	一一
第三章	韓愈古文運動之先驅者	二七
第一節	蕭穎士	三八
第二節	李華	四一
第三節	元結	四三
第四節	獨孤及	四六
第五節	梁肅	四八
第六節	柳冕	五一
第四章	韓愈同輩之古文家	五七
第一節	柳宗元	五七
第二節	李觀	六四
第三節	樊宗師	六五
田		

第五章 韓派古文家……………六八

第一節 李翱（附論張籍李漢皮日休）……………六八

第二節 皇甫湜（附論孫樵）……………七六

第三節 沈亞之（附論陸龜蒙）……………八一

第六章 論唐代古文運動……………八六

第一節 史官之文學觀……………八六

第二節 取士文章發生文弊……………九一

第三節 南北文派之爭……………九五

第四節 一系統之文學運動……………一〇二

第五節 古文家之思想……………一〇六

第六節 釋古文……………一一二

第七節 韓柳之碑文傳記受傳奇所影響……………一一九

韓愈及其古文運動

第一章 唐代文章之變革

唐代文章，至大曆貞元間，已歷數變。其變革之主潮有二：其一駢文，其二卽古文。梁肅左補闕李翰前集序謂：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公張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肅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全唐文卷五一八）

梁肅就其本朝至天寶大曆止，論唐文之變有三次；惟上述首二次文變，尙未能盡去譁靡，張說所作，多爲駢文。至天寶已還，李華，肅穎士，賈至，獨孤及比肩而出，復古之風氣方熾。復古運動表現於文學者，卽爲改革駢文作古文。新唐書文藝傳序論全唐代文變謂：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絲句繪章，揣合低邪，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擣弊道真，涵泳



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轡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卷二百一）

新唐書亦謂全唐代文變有三次；惟王（勃）楊（炯）文體，崇尚駢儷，乃唐初承襲梁陳隋餘風之肇始文體，其餘二次文變，如張說之崇雅黜浮，已見於梁肅左補闕李翰前集序所述；韓柳李翱皇甫湜之復古，則係繼承蕭李獨孤及復古運動之遺緒，若合梁肅之分析，彙列而論，唐文至大曆貞元止，已有四變，卽一，武后時，陳子昂以風雅革駢文之浮侈；二，開元時，張說，蘇頲（許國公）黜斥駢文之浮靡；三，天寶已還，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之解散駢體爲散文；四，大曆貞元以後，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古文運動。惟中宗嗣聖年間，富嘉謨與吳少微之作富吳體；大中時，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之作三十六體，卽四六文，亦係文體革新。唐文起自陳子昂復古，止於四六文興起，實經六次變革。

茲先論唐初文章，而後分述其後各次文變。

唐初文章，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傑所作者最佳。四傑文章，皆口綺句繪章，措合低邪，以浮豔爲世俗所詬病。洪邁容齋四筆王勃文章謂：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文作記序碑碣，體格如此，而後

其受譏處卽爲浮豔。四庫總目王子安集提要謂王勃文章，



「儒者頗病其浮豔。」（集部別集類二）

如：王勃與員四等宴序之

「古今惜芳辰者，停鶴軫於風衢；懷幽契者，伴鸞觴於月徑。已矣哉，林壑遂喪，塵
履少對，良會不恆，神交復幾。」（全唐文卷一八一）

楊炯送東海孫尉詩序之

「必欲軒蓋逢迎，朝遊夕處；亦常煙波阻絕，風流雨散。」（全唐文卷一九一）

駱賓王揚州看競渡序之

「嬾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詭出浦之輕
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全唐文卷一九九）

連篇累牘，皆用浮豔辭藻。此種齊梁文體，於唐初風靡一時，作者甚多，如武后，中宗時
之蘇味道，李嶠，崔融亦善作此種文章。至於四傑與李嶠，崔融之文，張說夙有評論。新唐書
文藝傳上駱賓王傳謂：

「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
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
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
可。」（卷二百一）

李商隱之文，如擬崔融著作郎制之

「裁筆西垣，旣藉徽婉，袖文東觀，更贊博通。」（全唐文卷二四二）

崔融代皇太子賀嘉麥表之

「織芒溫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稼搖風，若吐黃金之色。」（全唐文卷二一八）

辭意雖麗，亦不減於四傑，與四傑文章，皆唐初齊梁文體之尤佳者也。

以下分述唐代各次文變：

一、陳子昂復古。新唐書卷一百七陳子昂傳謂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陳子昂復古，始變雅正。盧藏用陳子昂文集序謂：

「道襲五百歲而得陳君。」（全唐文卷二三八）

蕭穎士謂：

「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見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

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

「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鄭易雅，圓者鑿而嚮方。」（全唐文卷三八八）

尊念薦士謂：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韓昌黎集卷二）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謂：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全唐文卷五七七）
均謂唐初文章，乃陳子昂所作者最典正高雅。唐代最先言道復古之文人，卽陳子昂。惟其時文風之變革，方啓端緒，陳文猶未自創新體。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評陳文爲

「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全唐文卷八一三）
如上辭令文章啓之

「鴻鐘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藜藿之味。」

「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愴爾感懷，曾無阮籍之思。」（全唐文卷二一四）
尙爲偶句。四庫總目陳拾遺集提要則分析陳文謂：

「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集部別集類二）

貶譽各半。陳子昂對齊梁間之詩，亦加貶抑，詩與文均欲復古，故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敘謂：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僕嘗暇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常歎。」（陳伯玉集卷一）

又作感遇詩三十八章以誌慨。（見新唐書本傳）

盧咸用陳子昂別傳尙謂陳子昂

「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以後，以迄於唐爲後史記。網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全唐文卷二三八）

陳子昂有作史之才，其評詩文必黜斥駢偶采麗，又似唐初史官李百藥，魏徵，姚思廉，房喬，令狐德棻，李延壽諸人之文學觀。唐初諸史官之文學觀，皆崇雅黜浮，非薄齊梁。（見第六章第一節詳述）

二、富吳體。舊唐書文苑傳中富嘉謨傳謂：

「富嘉謨，州雍武功人。……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卷一九〇）

富吳體一作吳富體。新唐書文藝傳中尹元凱傳謂：

「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天下文章尙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卷二百二）

嘉謨少微之改革駢文，係接北周蘇綽草文遺緒，屬詞以經典爲本，去其浮俚。其文辭之樸質者，如富嘉謨爲辛長安起居表之

「故睿庸載仁，西瞻邦士，玉軌金根，天旋雲被。」

「伏惟祁寒在候，蓋路逶迤，法駕就蹕，聖躬多祐。」（全唐文卷二三五）
吳少微代張仁亶賀中宗登極表之

「日月再貞，正朔惟序，百神啓祐，九服咸若，天下元元；不勝慶戴。」（全唐文卷二三五）

辭句皆源出於詩，書，如：「威若」見於尚書虞書之皋陶謨：「禹曰吁，威若時。」「祁寒」見於尚書周書之若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啓祐」見於同篇：「啓祐我後人。」皆引經據典，尚典重，故新唐書文藝傳中尹元凱傳稱其「雅厚雄邁」。

三、燕許之改良駢體章奏。新唐書文藝傳序稱燕許文章，崇雅黜浮。其文章最佳者爲章奏；惟爲駢體。舊唐書張說傳謂說文

「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卷九十七）

新唐書蘇頌傳謂蘇頌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卷一二五）
此種改良之駢體章奏，至大歷貞元間，作者尤多，如常袞，楊炎與陸贄均是。舊唐書楊炎傳謂楊炎於代宗朝

「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

楊焉。」（卷一一八）

陸贄之駢體章奏，以譏陳時弊，辭意嚴切，尤見稱於世，故新唐書陸贄傳贊謂

「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卷一五七）

四、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之易駢體爲散文。（見第三章詳論）賈至之文章與文學論，以影響於韓，柳，李翱諸人不大，本書略而不述。

五、韓愈與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古文運動。此爲本書主題，（見本章以下各章詳論）與上述蕭，李，獨孤及之文學運動，關聯發展，成爲唐代一重要之文學革新運動，而以韓愈爲此一文學運動之主要人物。此一文學運動自發生至衰落之時期，約自玄宗天寶初（公元七四二年），至敬宗寶曆末（公元八二六年），八十四年。

六、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之三十六體。新唐書文藝傳下李商隱傳謂：

「商隱初爲文瑰瓌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受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卷二百三）

令狐楚於貞元元和時，善作駢體章奏。李商隱初學古文，既受其學，乃棄古文，作駢文，而後推演爲三十六體。小學紺珠謂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人皆行第十六，以文風華贍相似，故三人之文號爲三十六體。三十六體卽四六文。李商隱樊南甲集序謂：

「樊南生（李商隱）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時敕定奏記，始通

今體。……大中二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全唐文卷七七九）

四六文之佳者，如溫庭筠答段成式書七首第七首之

「亦以蜚聲久罄，川瀆皆隕；豈知元氏之杯，莫能窮竭。」（全唐文卷七八六）

段成式與溫飛卿書八首第七首之

「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翼；楊師道之佳句。才發煥華。」（全唐文卷七八七）

文句皆四六相間，辭藻則華瞻綺靡似齊梁文體，又與古文立異。終唐之世，有司取士考文，與朝廷制詔，均尚駢體。如李德裕雖工散文，其授王元逵平章專制之

「王元帥元逵，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古病之賂，無假與；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全唐文卷六九八）

句式工整，即係駢體。古文至晚唐，餘勢衰靡，已取憎於人，李商隱上崔華州書謂：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慙慙不快。」（全唐文卷七七六）

所謂「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即作古文，此爲李商隱自述其棄古文作駢文之原由。降及北宋初年，楊億，劉筠，錢惟演之西崑體繼起，文崇溫李，尙偶儷，韓柳之古文遺風，於其時幾成絕響。古文能在唐以後中國文壇繁衍，實另待於北宋柳開，穆修，尹洙，蘇舜

冕，舜欽，歐陽修，三蘇父子，王安石，曾鞏之提倡。

綜上所述之唐代各次文變，僅四六文上接唐初齊梁文體之遺緒，尙繁縟，餘則皆崇雅黜浮，趨於典重。至於唐各次文變之原因，約言之有數端：一、唐代文化，融合南北朝特點，外受西域，印度之影響，氣象規模均宏偉，朝野文人涵泳於其中，多豪情，不許綺靡，駢文文質靡弱，宜時見改革。二、唐代自開國至開元末，盛況迥於前朝。追天寶安史叛亂，社會糜爛，文人思想爲時代所影響，乃變開逸爲悲憫，不爲浮靡文章。至至德大曆以後，藩鎮繼亂，復古文人追慕前朝盛況，咸擬求治，以安生活，載道之文，因之興起。三、大曆貞元以後，佛家語錄，與民間傳奇，並勃並興。此二種文體均爲散文，敘事記言，馳騁自由，足資取法。復古文人方銳意排斥佛老，恢復儒道，言必足意。駢文因受對偶與聲韻之拘束，難於表達文意，故須受改革，而古文因之興起。（見第六章各節論述）作古文成績最佳，與聲名最煊赫者，卽爲韓愈。

第二章 韓愈

一

韓愈字退之，生於代宗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其籍貫，舊唐書卷一六〇本傳作昌黎人，係稱其祖籍。新唐書卷一七六本傳作鄧州南陽人。皇甫湜韓愈神道碑謂韓愈

「上世嘗居南陽。」（全唐文卷六八七）

陳繼儒偃曝餘談亦謂：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

均謂韓愈爲南陽人。惟南陽若在修武縣東北，必非在鄧州，應在河北道之懷州。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謂武德二年於濟源西南柏崖置懷州，領大基，河陽，集城，長泉四縣。顯慶二年，割河陽，温，濟温，王屋四縣屬洛州，天授元年改爲河內郡，乾元元年復爲懷州，舊領縣九：河內，武德，修武，河陽，……韓昌黎集祭十二郎文謂：

「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卷二十三）

女壻壙銘謂：

「歸女壻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卷三十五）

河陽有韓愈之祖塋，其生地之南陽，必係在河陽（陳繼儒偃曝餘談作在修武縣東北三十里，修武與河陽相近，當爲同一地址，應屬河北道之懷州，非在山南東道之鄆州，卽非今豫南之南陽。新唐書本傳謂韓愈

「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舊唐書本傳謂愈

「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

貞元十八年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元和十二年，從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平，官刑部侍郎。舊唐書本傳謂其時

「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越一年（元和十三年），憲宗遣使至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聞惡之，上表諫諍。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諫而止。貶爲潮州刺史。穆宗卽位，還朝，以赴鎮州官撫王庭湊有功，官至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曰文。新唐書本傳謂：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

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葦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武載，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舊唐書本傳謂：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荐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瞭然不顧。而頗能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錄韓愈集四十卷，編者爲其婿李。漢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舊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又原本韓文考異十卷，宋朱熹撰；又別本韓文考異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宋王伯大編；又五百家註晉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宋魏仲舉編；

又東雅堂韓昌黎集註四十卷，外集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又韓集點勘四卷，清陳景雲撰。（此爲今最通行之韓集）其文如進學解之

「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

「煙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韓昌黎集卷十二）
尙有偶句。

二

唐代古文運動，自開元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獨孤及諸人之復古起，至貞元元和間止，已由醒醒至成功。當時之古文家甚多；惟成就最大者爲韓愈。王銍韓會傳謂韓愈之父

「仲卿與李白，杜甫遊。自銅鞮尉補武昌縣令，懲惡諱善，號古循吏。……寒卿（韓愈叔）當肅宗，代宗時，文章冠天下，四方求父祖之誌者盡歸之。……會，仲卿長子也。當是時，李華，蕭穎士有文章重名，會與其叔寒卿，俱爲蕭穎士愛獎。其黨李紆，柳讒，崔祐，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並遊。會慨然獨鄙其人格綺豔，無道德之實，首與梁肅變體爲古文章，爲文衡一篇。……益知愈之本六經，尊皇極，斥異端，節百家之美而自爲時法，立道雄剛，事君孤峭，甚……似會也。……會兄弟師授偉矣。」（見全唐文紀專卷三十九引）

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記韓愈

「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坐元載）貶官卒。弟愈文益奇。」（全唐文卷五八八）

錢希白南部新書謂韓愈與名輩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天下士大夫謂之四夔。李肇國史補謂韓愈爲夔頭，善歌妙絕。

韓愈之文衡，今已不易見。依王銍韓愈傳所云，韓愈之努力於古文運動乃受韓會所影響。舊唐書本傳又謂韓愈曾從獨孤及，梁肅之徒鑽研古學；又爲蕭穎士之子蕭存所知。（見新唐書卷二百二文藝傳中蕭穎士傳）早年並締交李華從子李觀。韓愈北極戀李觀謂：

「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韓昌黎集卷二）

李觀與韓愈同作古文，亦爲古文家。韓愈於早年爲學時，有家學影響，又有師友。舊唐書本傳敘其當時之刻苦求學謂：

「自以孤子，幼刻苦儒學，不俟獎勵。」

其進學解自云：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勤學以後，新唐書本傳謂：

「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上兵部李侍郎書謂：

「遂得究窮於經傳百家之說。」（韓昌黎集卷十五）

其上宰相書自述其一生之學問志趣謂：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

（韓昌黎集卷十六）

古文運動至韓愈時，已由反駁文與復儒道，擴展爲反儒家之異端，卽排釋老。故韓愈自謂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

三

唐代乃一宗教思想最複雜之時代。其時，道，佛二教流行於民間，域外之回教，祆教，摩尼教均傳入中土。儒學受朝廷所尊奉，亦廁立於其時之思想界，新唐書儒學傳謂：

「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詔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

焉。」（卷一九八）

新唐書稱貞觀之盛爲尊儒；惟自魏晉南北朝，至中唐韓愈時，儒學已不能據思想界之最高地位。韓愈之原道敍儒道中斷謂：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韓昌黎集卷十一）

與孟尚書書敍漢後儒道之衰微語：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子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韓昌黎集卷十八）

唐代之儒道猶衰微，而釋老之勢則甚盛。高祖武德三年首於羊角山立廟祀老子。高宗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親著始祖。（見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玄宗亦崇奉道教，開元二十九年於玄元皇帝廟中置崇玄博士一人，又令學生習道德經。帝王與將吏屢有人信丹餌之術。新唐書杜伏威傳謂杜伏威信丹餌。（卷九二）畢誠傳謂：

「太醫李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宣宗）餌之，疽生於背。」（卷一八三）

釋教之勢力更大。其時，西來之高僧已有數十人，（見釋道宣續高僧傳，贊甯高僧傳三集釋經篇）天下之僧寺，至開元止，有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又有尼庵二千一百十三所，寺庵共有

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見唐六典)會昌年間，僧尼之寺庵增多，資治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五年記其時祠部奏報天下寺四千六百，闡者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韓愈於儒學不能匹敵釋老之時，倡言：

「祇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見進學解)

即欲復儒道。韓愈之排釋老，復儒道，以排佛尤爲激烈。原道謂：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乎其不胥而爲夷也。」

元和十三年，韓愈諫憲宗迎佛骨，作論佛骨表謂：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韓昌黎集卷三十九)均以夷夏論排佛。此種排佛論始見於劉宋顧歡之夷夏論，與唐初傅奕之反佛疏。傅奕係黃老家，兼崇孔子，於高祖武德時，數上疏反佛，舊唐書傅奕傳謂：

「奕上疏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評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卷七十九)

顧歡爲劉宋時吳興道士，作夷夏論排佛謂：

「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

又謂：

「踰夷之儀，莫羅之辯，蟲誼鳥聒，何足效述。」（均見朱廣之《詬夷夏論引》）
晉佛教用夷禮夷語。傅奕於武德四年所上之反佛疏謂：

「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語，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隆斯以後，妖胡滋盛，太平雜華。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哇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見廣弘明集卷十一法琳文所引）

傅奕指佛爲妖胡，又引南北朝道士之排佛論，卽三破論以反佛。三破論謂佛徒遺身，出家，不敬王，卽所謂「入身破身，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傅奕反佛疏謂：

「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變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給連房，……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見廣弘明集卷十一法琳文所引）

所謂「剪剃髮膚」，指佛徒遺身「立謁王庭」，指佛徒不敬王，「坐看膝下」，指佛徒不專親。韓愈與孟尚書書謂：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

亦謂佛徒不守「三綱」「九法」，即不守君臣父子之義。論佛骨表謂：

「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見新唐書本傳憲宗語）

與上說均敷衍傅奕反佛疏之意。傅奕於武德七年所上之除釋教疏亦謂：

「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洎于苻石羌胡亂華，王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見舊唐書傅奕傳）

陳善荆益新話據上述數說推論謂：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愈特敷衍其詞耳。」（卷五）
卻博聞見後錄謂：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卷八）

徐文靖謂韓愈之論佛骨表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乃取姚崇之言為藍本，文靖管頴記三十雜述謂：

「按唐書姚崇傳，崇治令曰：羅什所譯，姚與與之對翻，而與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皇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鈔經鑄象力耶？……此又昌黎公諷佛骨表之藍本也。」

四

大歷貞元間，吐蕃，回鶻屢入寇，藩鎮又繼安史爲亂，或據地稱雄，不受朝命。新唐書藩鎮魏博傳謂其時藩鎮

「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閭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嬖之。地益廣，兵益疆，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卷二一〇）

唐室如無力制亂，則以財帛羈縻叛逆。白居易請罷恆州兵事宜第二狀，卽敍元和五年，憲宗遣劉濟討王承宗，「自冬及夏，都未立功」，越一年夏，爲元和六年，同狀謂朝廷反

「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見白香山集卷四十二）惟自至德以後，民間之生活甚慘苦，新唐書楊炎傳謂：

「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口凋耗。」（卷一四五）

人民已無脂膏供朝廷需索。白居易元和四年作杜陵叟，敍杜陵農人納官租之苦謂：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澧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禾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乾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

金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香山集卷四新樂府，題元和四年爲左拾遺作）

白居易之詩，詠當時農人已甚貧困；惟民間除租稅與兵亂，癘疫耗害丁口以外，尚有一耗費民財之事，卽信佛。佛徒於唐代之耗費民財，唐代士大夫多持異議反對。德宗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疏請澄汰僧道，彭偃贊同其意，議佛徒之爲害謂：

「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於中國，去聖日遠，……况苟避征徭，於緹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天下僧盜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舊唐書卷二一七彭偃傳）

唐代之僧道，得免徭役，新唐書楊炎傳謂：

「至德後，天下兵起，……百役並作，……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卷一四五）

朝廷又常舊度牒與民爲僧道，以籌集軍費。佛老耗費民財之魔力甚大。舊唐書食貨志上敍朝廷借度僧道，以鳩集巨資，資助軍費謂：

「及安祿山反，……宰相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卷四十八）

肅宗卽位於靈武，亦大度僧尼籌集軍費。裴冕之財政政策，卽爲

「賣官鬻爵，度凡僧道士。」（見舊唐書卷一一三裴冕傳）

唐代佛徒之誘民耗財與避稅，逃役，自唐初始，而以安史亂後爲尤甚。唐初武德七年，傅奕所上之反佛疏畱佛徒

「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舊唐書傅奕傳）至元和時，韓愈之論佛骨表，謂百姓之信佛者，

「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

李翱去佛齋論謂佛徒

「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雕璇室象廊，傾宮鹿台，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全唐文卷六三六）

亦疾佛徒役民耗財。韓愈生當唐代民窮財盡（憲宗，穆宗）時，素惡藩鎮割據叛亂，卽惡社會紛亂，故謂佛徒之耗民財，乃社會亂源，原道謂：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

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又曾隨裴度平淮蔡，赴鎮州宣撫王庭湊（均見新唐書本傳），忠於當時之中央政權，原道謂：

「民者，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則誅。」

即謂人民應納稅奉養朝廷。佛徒不納稅奉養朝廷，即不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故韓愈反佛。

五

韓愈之反駢文爲古文，乃欲革文弊，因辭以復儒道，題歐陽生哀辭後謂：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也。」（韓昌黎集卷二十二）

所謂道，即儒道。原道謂：

「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其重答張籍書謂：

「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韓昌黎集卷十四）

又謂其道乃傳至孟軻，揚雄以後已中斷之儒道。原道謂：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教易行也。」

此爲韓愈發言較具體之儒道論。又有原性，論儒家性命之學，謂性與情有別，而各有三品。原性謂：

「性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

此種原性論，分人之性爲上中下三品，與孟子性善說，荀子性惡說，揚雄性善惡混說，論人之性僅有一類均異；惟似孔子論人之材質應分三級說。孔子謂：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

分人之材質爲上智與下愚，中人三級。韓愈疾佛徒「臣焉而不君其君」（見原道），不守

君臣，父子之義，而亂人倫上下等級之別，主張人之性應分爲三品，如謂人倫應有君臣百姓之分，此又爲反佛論，故原性謂：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曰：今之言性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六

韓愈爲古文，有獨特之文學修養。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大曆貞元間之駢文「飾其辭，而遺其意」，文章（潤色愈工，其實愈爽。）韓愈欲矯正文弊，乃謂作文須慎實，答尉遲生書謂：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韓昌黎集卷十五）
寶臥文章內容。清袁枚於胡稚威駢體文序謂：

「散文可踏空，駢文必徵實。」

所謂實指駢文用典，與韓愈指文章內容，卽文章思想之實，同名而殊意。韓愈爲文務去陳言，詞必已出，是卽袁枚所謂踏空者；惟此爲古文之特點，與駢文雖徵實，而實係用套語便句異。韓愈所謂文章之實，卽指儒家之思想與學問。送楊支使序謂：

「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實。」（韓昌黎集卷二十）

答李翊書謂：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韓昌黎集卷十六）

所謂詩書六藝之學，三代兩漢之書，與聖賢之德音，或聖人之志，即儒家之學問與思想，乃唐代所有古文學家學問之淵源。韓愈自謂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即所以真文章之實。其時之駢文無實，即內容不載儒道，故韓愈與馮宿論文書又謂：

「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韓昌黎集卷十七）

即不欲作駢文。其答劉正夫書敘爲文之態度謂：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昌黎集卷十八）

「師其意」，即欲由儒家典籍求文章之實。「不師其辭」，則欲自創文體。韓愈爲文，其思想雖爲儒書所範圍，而造語則竟創新，惡襲舊，不蹈襲前人。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謂詞必已出，答李翊書謂唯陳言之務去，均反對造語陳舊，即反對駢文用典故。古文之作法與駢文殊異，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謂：

「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此所謂「文從字順」，即古文於無拘束之行文用字中，僅依散文單句敷衍成篇之條件，而異於駢文之謀篇佈局，與行文用字，悉受聲韻與對仗所影響。韓愈爲文，用功精深，常發警闔之文

學論，以資助其時學古文者所取法。嘗自謂爲文須用澁工夫，答劉正夫書謂：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又謂爲文無望其速成，答李翊書謂：

「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又自道其爲文之經歷與甘苦謂：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冥冥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誠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遂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答李翊書）

韓愈除此以外之文學修養，又有養氣爲文。答李翊書謂：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舉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文氣論爲中國文學史上—難具體解釋之問題。中國文人，除韓愈外，如曹丕，劉勰，顏之推，梁肅，柳冕，李德裕，蘇轍諸人均曾論文氣；惟立論含義，或指才氣，或言氣質，均各不同，此處不加引論。唯有韓愈以養氣爲文，則爲其文學上之特獨成就。韓文氣壯，可媲美太史公齊與孟子。孟子首言知言養氣；惟非文學論，似曾子所謂：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
之言，均係身心修養論。孟子公孫丑上謂：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是集義所生者」，趙岐孟子注謂：

「集，雜也。……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十三經注疏）

韓愈則引用孟子此種修養身心之養氣論，以爲文學修養法。所謂「集義」，爲後來宋儒如程伊川談敬，談涵養之修養法。二程語錄伊川語錄謂：

「問：必有專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專焉，須當集義，只知用

傲，不知集議，却是都無事也。」（卷十一）

又謂：

「氣須是養，集議所生，積集既久，方始生浩然氣象。」

程伊川謂「集議」既久，可生浩然之氣。韓愈則用此種修養法，使氣與言，即與文章內容雜生，而又養其氣，使言因氣盛得宜，即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韓文以氣運文行句，別於駢文之講究聲韻，對仗，所爲文，如

「長江大河，千里一道。」（見皇甫湜論業，全唐文卷六八七）

不可挫斷。此爲其特獨之文學修養。

其文章之體裁（包括寫人，狀物，抒情，說理，談道，論學，敘事，記言各類文章）與辭藻均甚豐富。皇甫湜韓文公墓誌評其文謂：

「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全唐文卷六八七）

其進學解自謂其爲文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口語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此有一事可注意，爲韓文受莊騷與揚馬漢賦所影響。莊騷文章富想像。司馬相如爲字學家，揚雄除作法言，太玄等書之傳道文章以外，又作方言，與司馬相如識字皆多，所作辭賦，似

莊騷，均富辭藻。韓文之題旨豐富與波瀾壯闊，除其循經探史，與兼備衆體以外，卽爲廣用辭藻。此係受莊騷與揚馬漢賦所影響。上兵部李侍郎書謂：

「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寶，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所謂「奇辭奧旨」，見於莊騷與揚馬漢賦者，較儒經爲多。韓文用字選辭，源流衆多，經史而外，又有莊騷與揚馬漢賦。韓愈綜合上述各書之陳言，而後自鑄新辭，卽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與詞必已出，故新唐書本傳謂其爲文

「深探本源，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舊唐書本傳謂：

「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

新唐書本傳謂卽其徒

「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

惟當時人多未重視其文。裴度寄李翱書反對韓文謂：

「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其磔裂章句，墮廢聲韻也。……昌黎韓愈……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全唐文卷五三二八）

皇甫湜韓文公墓誌謂韓愈受人反對後，爲古文運動

「不懈益張。」

李漢韓昌黎傳序謂韓愈之古文運動

「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

七

韓愈於德宗貞元十八年，爲「四門博士。：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元和七年）復爲博士，（按：韓愈至此已四爲國子監博士。元和十五年又）召拜國子祭酒。」（見新唐書本傳）皇甫湜韓文公墓誌謂韓愈於國子監授業時，

「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

李翱韓公行狀謂韓愈

「入遷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全唐文卷六三九）

韓愈屢執教於國子監，又喜爲人師，（見第六章第四節詳述）善教人爲學，故門弟子甚多。新唐書本傳謂：

「愈性明銳，不詭隨，：：：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從其學古文者亦多。李翱韓公行狀謂：

「貞元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
其答張籍書謂：

「夫所謂書者，義止於辭耳，官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韓昌黎集卷十四）

於官傳古文運動，除筆述外，尤重口傳，如進學解即對國子監學生自述其復儒道，作古文。

八

韓愈作事，前後常相矛盾，若出諸兩人所為。如既言養氣與復儒道，又為唐代士人急於致仕求祿之思想所影響，於貞元十一年，趙憬，賈耽，盧邁為相時，因登第後，黜於中書，乃上書於宰相求仕，計上上宰相書，後十九日復上書，後二十九日復上書三書，書皆不報。第二書謂：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急不擇語，竟以盜賊，管庫自比。此如係北宋及北宋以後之理學家，雖處境與韓愈相同，也必不為。

新唐書本傳又謂：

「魏州亂，梁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官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庭湊嚴兵遣之，甲士陳庭。旣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守書令，父子受旗節，……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譴曰：善。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庭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庭湊不遣。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勇奪三軍之帥。」

惟李肇國史補謂愈曾

「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道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

勇怯前後判若兩人。元和十三年，憲宗迎佛骨，韓愈上表諫諍，貶至潮州，卽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

「忠犯人主之怒」

者；惟韓愈至潮州以後，又有謝上表謂：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韓昌黎集卷三十九）

辭旨憂悸，又非似上表諫迎佛骨時之奮不顧身，凡此均爲其二重人格之表現。朱子韓文考異評韓愈謂：

「蓋韓公之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辨其緩急輕重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爲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如王氏之所議者。」

王氏謂王安石，其韓子詩變韓愈謂：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臨川集卷三十四）

張耒疑編亦謂：

「昔人謂韓昌黎困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卷一）

第三章 韓愈古文運動之先驅者

韓愈以前，先反對駢文，能爲古文者，有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卷中謂：

「六代以還，文尙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元結）輩，始解散爲古文。」
董道廣川書跋磨崖碑謂：

「嘗謂唐之文弊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而洗道心之塵，奮然拔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余謂唐之能言古文者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唐古文不始於韓柳謂：

「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尙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卷二十）

孫光憲北夢瑣言謂：

「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韓孟荀，穠糝顏謝，其所宗仰者，惟梁補闕一人而已。」（卷六）

蕭穎士，李華於天寶中以文章名於世，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兩人均

「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

獨孤及其弟南，於大曆貞元間亦爲「儒林推重」，（見舊唐書韓愈傳）李舟毗陵集序謂獨孤及與蕭穎士，李華，

「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至貞元中，柳冕亦能爲古文理論。此六人（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均爲韓愈古文運動之先驅者。

以下分節論述各人之傳略與文學論。

第一節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生於中宗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新唐書文藝傳中本傳謂穎士

「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卷二百二）

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補祕書正字，爲裴耀卿，席豫，韋述諸人所器重，與鈞禮，於是名播天下。後召爲集賢校理。李林甫方爲相，欲見之，不詣，爲所恨，調廣

陵參軍事。嘗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爲史傳百篇。史官韋述荐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至長安，見李林甫方威福自擅，愆不屈，遂免官，往來鄠杜間。至李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新唐書本傳謂其時倭國遣使至長安，願得穎士爲師，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反，走山南，依節度使源洧，爲掌書記。洧死，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崔圓爲相，授爲揚州功曹參軍。肅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諡爲文元先生。時與李華齊名，號蕭李，新唐書本傳謂穎士

「嘗與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

其文集，見於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者，有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條錄其文集一卷。全唐文錄其文章兩卷（卷三二二，三二三）內有賦十篇，表六篇，書六篇，牋一篇，序四篇，文學論不多。其文如河明日南皮泛舟序之

「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

「耽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古之曲。」（全唐文卷三二三）

尙有偶句。

二

蕭穎士於贈韋司業（述）書自謂其嗜好，除

「經術之外，略不嬰心。」（全唐文卷三二三）

其事業爲修史，贈韋司業書謂：

「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一新唐書本傳謂穎士

「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史傳百篇。」其學問之本源爲經史，異於天寶至德年間士人之讀書風氣。舊唐書楊綰傳謂其時之士人

「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卷一一九）

皆積經黜史。至至德大曆以後，古文家之學問，悉以經史爲本源，亦異於該種風氣。蕭穎士贈韋司業書謂：

「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

又謂：

「魏晉已還，未嘗留意。」

卽非薄宋齊梁陳隋五代文章，與當時之駢文。此種非薄駢文之言，亦爲大歷貞元以後，古

文宗一致之革文目標。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述其文學論謂：

「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辭詳正，近於埋體。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僉絕無聞焉。」（全唐文卷三一五）

所謂文辭詳正，近於埋體，與雅頌遺風，王化根源，均指儒家文章。至於屈宋之文，所表現之思想，異於儒道，故蕭穎士謂其不能經。此爲古文家首菲薄中國南派文學騷賦之言。

第二節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詞科。新唐書文藝傳下本傳謂華

「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尙然許，每慕汲黯爲人。」（卷二百三）

天寶十一年，遷監察御史，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玄宗入蜀，百官解竄，以母在鄭，欲間行羣母以逃，爲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稱疾不拜。李嶠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

農，安於窮。晚事佛法，不甚著書。大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卒。平生愛獎士類，名達以重，如獨孤及，崔祐甫等，後至執政顯官。又與蕭穎士友善，世號蕭李。新唐書本傳謂：

「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即華自疑過之，因作吊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新唐書藝文志錄李華前集十卷，中集二十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李遐叔文集四卷。

二

李華生當天寶上元時，當代文章，

「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見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全唐文卷二七）
尙僞儷，失實喪質。其文質論謂：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天下易知易從，莫尙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全唐文卷三一七）
倡言文質循環互變、重文之質，欲改革當時文弊。其尙書崔孝公集序謂：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全唐文卷三一五）

所謂文章本乎作者六經之志，卽爲傳儒道，「樂文武而哀幽厲，」爲作史。其文質論所謂文弊則復之以質，亦指爲文須通經作史，以改革文弊。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其文

「大抵以五經爲泉源。至若記敍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全唐文卷三八八）卽能通經，亦欲作史。

第三節 元結

一

元結字次山，河南人。生於開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新唐書本傳謂結

「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元德秀。」（卷一四三）

天寶十二年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

「一第恩耳，有司得子是賴。」

果擢上第。復舉制科。安祿山叛亂，結浮沈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荐結可用。史思明攻河陽，肅宗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肅宗悅，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肅宗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代宗立，丐侍親，

歸樊上，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諡戀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復罷還京師。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其平生著書，有自釋言自謂：

「少居終南山，著元子十卷，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鰲叟。」（《全唐文卷三八一》）

曾集當時人詩爲篋中集一卷，傳於世，新唐書藝文志錄元結文編十卷，李商隱爲之序。四庫提要集部類二錄其次山集十二卷。全唐文錄存其文，無文學論。

洪遵容齋隨筆評其元子謂：

「大抵擅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圖二十國事，最爲謫誕，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事不作可也，惜哉！」（卷十四，元次山元子）

皇甫湜評其涪溪中興頌謂：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辭。然長於指紱，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

謂其「心語適相應」，卽謂其文無浮句。

元結文章，變俳偶爲散體，不尚綺靡，多山水園亭遊記，如記道州山水之右溪記，敘湘南涪溪之涪溪銘序，記春陵菊圃之菊圃記，誌武昌亭閣之殊亭記（均見全唐文卷三八二），皆簡澹高古。（見王鑿震澤長語）

安史叛亂時，元結奮發從軍，與賊戰於鄧唐汝蔡之間，數立功。（見新唐書本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結

「性耿介，有愛道閔世之意。」（元子按語）

其在變亂中之處世爲

「不聽從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見其自釋書）

所爲文，又多憤世嫉俗，輿論身心修養之作，如五規（出規，處規，戲規，心規，時規，見全唐文卷三八三）與二惡（惡圓，惡曲，見全唐文卷三八三）均是。五規之出規，以門人叔將望權勢而往，而自置身於刑禍之地爲箴規。處規謂：

「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
二惡之惡圓謂：

「寧方爲阜，不圓爲鄉，寧方爲污辱，不圓爲顯榮。」
戒家中乳母，勿教嬰兒戲圓以失正。

其文，李商隱元結文編序評謂：

「危若，激切，悲愛，酸傷於性命之際。」（全唐文卷七七九）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評謂：

「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元子按語）

貞元元和間之古文，似其上述二類文章者，有柳宗元之山水遊記與寓言。

第四節 獨孤及

一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生於玄宗天寶三年（公元七四四年）。新唐書本傳謂及

「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卷一六二）

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岷府掌書記。代宗時，以左拾遺召，俄改太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德宗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憲。新唐書本傳謂及

「喜鑿拔後進，性友孝。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

聽之專也。」

新唐書藝文志，與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均錄其毘陵集二十卷，編者爲梁肅。肅自稱爲其門下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集後有梁肅後序。王漁洋香祖筆記謂其文，

「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鄧瑯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

其文如送張處士申還舊居序之

「乃知白雲上下，蓋無心自出，黃鶴飛去，當有時而來。」（全唐文卷三八八）
尚有偶句。

二

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首分析駢文之弊謂：

「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凌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反，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儻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楷奉，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臯繇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動，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舊矣。」（全唐文卷三八八）

其時，駢文風靡朝野，作者衆多，卽所謂「天下雷動，風馳雲趨」。獨孤及分析其弊

爲「先文字，後比興，」以儻偶與八病四聲爲章句之楷準，故「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梁肅昆陵集後序謂獨孤及爲學「必先道德，而後文學。」又謂及「立言必忠孝六倫」。惟爲文所取法，則爲兩漢文章，非六經。昆陵集後序敘及推崇兩漢文章謂：

「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實生，史遷，班孟堅云爾。」

又評其文謂：

「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視觀兩漢之遺風。」

兩漢遺風，乃唐代古文之重要風格。古文運動由蕭穎士，李華反駢文之積密六經，至獨孤及之模倣兩漢風格爲文，已爲韓愈開一爲文途徑。韓愈之文章追蹤司馬遷，揚雄，曾稱選雄氣格，至其時已不復振起。（見舊唐書韓愈傳）故唐實錄謂韓愈師獨孤及爲文。（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昆陵集按語引）

第五節 梁肅

梁肅字敬之，一字寬中，安定人，世居陸渾。爲蘇源明所知。建中初中中文辭清麗科。擢太

子校書郎。肅復荐其材，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不起。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新唐書藝文志錄梁肅集二十卷。

二

梁肅與獨孤及均爲大曆貞元間文壇之宗主。舊唐書韓愈傳謂：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其六經之學，得自獨孤及傳授，於毘陵集後序曾對獨孤及自稱門下生，並謂：

「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肅承其言，大發蒙惑。」

惟又深通佛理，爲其時天台宗元浩之弟子。曾作止觀統例（見大藏經卷四六），自謂係述湛然之理論，湛然亦爲其時天台宗之高僧。梁肅李翰前集序謂：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地之中。」（全唐文卷五一八）

所謂「文之作，所以正性命之紀，立天地之中，」即天台宗所謂「中道義諦」之意，乃合

儒釋兩家之言而立論。其李翰前集序又謂：

「氣能兼詞。」

立論尤爲重要。中國文人首論文氣者爲曹丕。曹丕與論論文語：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昭明文選卷五十二）

所謂氣，指才氣，其評徐幹謂時有齊氣，評應瑒，劉楨，孔融謂：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見典論論文）

所謂齊氣，體氣，均指作者表現於文章之氣質。梁肅論氣能兼詞，則指氣之融合文辭，謂氣可於文中生作用，與曹丕文氣說之含義異；惟似劉勰文心雕龍養氣篇謂：

「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

所謂氣之意義。舊唐書韓愈傳謂：

「愈從其（獨孤及，梁肅）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後即以養氣爲文，爲其特獨之文學修養。崔恭梁補闕集序謂梁肅

「敦古風，閱傳記，經經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

敦古風乃古文家一致之傾向。閱傳記爲古文家於其時與駢文家興趣立異之處。駢文以陳言舊語堆砌成章，文體綺靡，自齊梁至唐初，有抒情述懷之作，而少刻劃世態人物之文，作史傳者，多乘其體，尙質實。至天寶大曆以後，古文興起，文係散體，出於經史，不似駢文有用

典，對仗，與八病四聲之拘束，聘筆抒思，均極自由，可資寫人傳神，故古文家寫人之文，如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之行狀，神道碑，傳記，墓誌，佳作甚多。

第六節 柳冕

柳冕字敬叔，蒲州河東人，柳芳子，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與芳父子並居集賢院，擬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久之，以議論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闕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新唐書藝文志錄柳冕集，卷亡。全唐文錄其文，無雜文，序，志，僅有與人論文書，計有：與權侍郎書，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與徐給事論文書，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答楊中丞論文書，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等九篇。（均見全唐文卷五二七）

二

柳冕樂談儒道，而不善爲文，與徐給事論文書自謂。

「意雖復古，而不逮古。」

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謂：

「言雖近道，辭則不文。」

於古文運動之先驅者中，爲文最少；惟文學論最多，已由論文進而侈談儒道，並開稍後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與人公開論文之風氣。其文學論之論據，多出於東漢以前之經子，如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謂：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

出於禮記樂記。禮記樂記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謂：

「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

出於卜商詩大序。卜商詩大序謂：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答荆南裴尙書論文書謂：

「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

出於揚雄法言第十二君子篇。法言君子篇謂：

「通天地人曰儒。」

答荆南裴尙書論文書謂：

「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及道則氣衰。文多

道寡，斯爲藝矣。」

出於揚雄法言第二吾子篇。法言吾子篇謂：

「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寧辭稱則經，足

言足容，德之藹矣。」

柳冕之古文理論，爲唐代古文家言古文者承前啓後之文學論。承前，係承蕭穎士，李華，
獨孤及，梁肅諸人之言，而再加闡發，如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謂：

「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

似蕭穎士責屈宋之文「不能經」，與獨孤及謂屈宋華而無根。與徐給事論文書謂：

「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

似獨孤及謂：「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見趙郡李華中集序）均出於左襄二十五年傳。左襄二十五年傳謂：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謂：

「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

似梁肅謂：「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見李翰前集序）

又如與徐給事論文書謂：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

似李華謂：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見尚書崔孝公集序）

與梁肅謂：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見包府君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此爲古文家之重要文學論，謂文章乃表現政治意義之工具，故柳冕又由論「文章本於教

化，形於治亂，「推論文章之盛衰，關乎王道興亡，主張「尊經術，卑文士。」（見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答楊中丞論文書謂：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

又謂：

「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

其時復古文人均因「道喪，文弊」，起而復古，柳冕所謂欲養才，求氣，讀文，卽其復古之原因。

其二，啓後，爲以古文理論，影響於韓愈，李翱諸人。如韓愈謂：

「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昌黎集卷二荐士）

似其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謂：

「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

韓愈謂：

「人之爲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昌黎集卷十九送孟東野序）

似其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謂：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

韓愈謂：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唯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韓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秀才書）

李翱謂：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文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

（答朱載言書）

李漢謂：

「文者貫道之器也。」（韓昌黎集序）

均似其答循州鄭使君論文書謂：

「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

李漢謂「文以貫道」以前，已有柳冕先倡言「文而不知道，非君子之儒。」

第四章 韓愈同輩之古文家

師。貞元元和間，以古文與韓愈齊名者，有柳宗元。爲古文而成就不及韓柳者，有李觀與樊宗

以下分節論述此三人之學問與文章。

第一節 柳宗元

一
柳宗元字子厚，柳鎮子，生於代宗大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其先河東人。新唐書本傳

謂：「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卷一六八）

策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宗元坐貶邵州刺史，不半道，又貶永州司馬。新唐書本傳謂宗元

「既竄斥，其文益痛，因自放山澤間。其壘危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

咸悲惻。」

雅善蕭俛，詒書音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書以發洩哀憤。惟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無用力者。因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真符。又悔念往咎，作賦自儆。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值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新唐書本傳謂：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
舊唐書本傳謂：

「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著述之盛，名勳於時。」（卷一六〇）

新唐書藝文志錄柳宗元集三十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訓詁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宗韓醇音釋；又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舊本題宋董宗說註釋，張敬頤音釋，潘緯音義；又五百家註音辯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按此書爲宋人王鈺僞作，見朱子語錄）二卷，附錄八卷，宋魏仲舉編。其文如送李判官往桂州序之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常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全唐文卷五七七）
尚有偶句。

二

柳宗元爲文亦欲復儒道，報崔黯秀才書謂：

「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全唐文卷五七五）

所謂明道，卽重視儒經之義理，於義理之外，反對注疏之學，故其答嚴厚輿論師道書，又反對章句師謂：

「馬融，鄭玄者，徒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本非其人。言道論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全唐文卷五七五）

自貞元元和間，韓柳李翱之談儒道起，儒學之發展，浸由注疏之學，變爲義理之學，漢學末流，與宋學之發軔，實於其時劃一鴻溝。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亦謂「文者以明道」，並自道其爲文之修養謂：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啻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香，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故

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馴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淡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道，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全唐文卷五七五）

其古文，除求本源於經史以外，又取法於孟荀莊老與離騷。韓柳爲文，所師法之典籍（如韓愈之讀經史莊騷與國賦）多，用功亦深，故其後所享之文名，亦大於其餘古文家。柳文尤得力於精讀西漢史書，新唐書本傳謂：

「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三

柳宗元之古文，佳者有傳奇體之傳記，與寓言。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自述其作傳記寓言之態度謂：

「詩曰：善藏謹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攷學者

終日詩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洒，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全唐文卷五八六）

此文乃爲駁斥當時人之譏韓愈著述類傳而作。大曆貞元間，傳奇之作，風起雲湧，當時之士大夫，有反對文人愛尚傳奇者，如張籍卽是。張籍上韓昌黎書謂

「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他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

駁雜無實之說，卽游戲無根之談，乃指當時之傳奇。（此處用陳寅恪先生之說）當時古文家如韓愈，柳宗元均不非漢傳奇，（見第六章第七節詳述）沈亞之且善言傳奇體之傳記。柳宗元所作傳奇體之傳記與寓言亦多，如劉叟傳，敘劉叟以禦龍術進於魯公；種樹郭橐駝傳，記樹匠郭橐駝以種樹法喻養人術，（均見全唐文卷五九二）其作法悉近於傳奇。又如捕蛇者說，敘永洲捕蛇者蔣氏，畏蛇不懼蛇，以言苛政猛於蛇。如熊說，記楚南獵者「不善內而恃外」，終爲熊所噬，（見全唐文卷五八四）均爲諷世勸俗之寓言。

四

柳文之佳者，又有山水遊記。柳宗元於順宗卽位後，黨於王叔文，與計舉。叔文敗，坐貶卽州刺史，在道，又貶爲永州司馬。韓愈柳子厚墓誌謂宗元旣遭竄斥，至永州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

間。」（韓昌黎集卷三十二）

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見新唐書本傳）柳州亦多山水。柳宗元既游永州山水，又至柳州，足跡遍及永柳二州諸名山勝地，所作山水遊記，因較同時其他古文家多。如永州龍興寺東邱記，記永州之山水寺觀；如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記柳州潯水，屏山，姥山諸勝地，（均見全唐文卷五八一）皆雅潔精絕，可媲美元結簡澹高古之道州諸山水記，而其文尤爲後世言古文者所推崇。（見王荃震澤長語）

五

唐代爲古文者，以韓柳爲大家；惟柳宗元影響於當代者不及韓愈大。舊唐書本傳雖謂：

「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

惟柳宗元則屢自謂不喜爲人師。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謂：

「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寧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謂：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

裴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謂：

「僕避師名久矣。……其所以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全唐文卷五七五）

貞元元和間之士人，尙無公開爲人師之風氣，韓愈雖異於衆人，喜爲人師；（見第六章第節詳論）柳宗元則避師名，懼而不爲人師，故中唐以後，知名之古文家有出於韓門，而無出於柳門者。

柳宗元似李華，梁肅均信佛，亦與韓愈之排佛異。李華晚事浮圖法，梁肅爲天台宗元浩之弟子，宗元嗜嗜佛理，其送僧浩初序謂：

「儒者韓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游。……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又謂：

「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貴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宗元以佛理可信抑不可信而論佛，故不以夷夏論排佛。於續儒家道統，在孔子以後，所尊

者，亦與韓愈不同。韓愈尊孟，其送王秀才序謂：

「學者必慎其所道。永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韓昌黎集卷二十）
宗則蓋稱焉。元稹磨於荀子，其守道論謂：

「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

論爲官須各守其經分，即用荀子論禮主旨「各安其分」之意。

柳文與韓文不同，亦如荀孟之文體各異。韓愈養氣爲文，文筆酣放，皇甫湜韓文公墓誌評其文爲

「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其勝處，似孟文之汪洋浩蕩。

柳文則注重文字之奧明合宜，清重得體，與篤法嚴整，故舊唐書本傳謂其

「精裁密綴，璨若珠貝。」

似荀文之以條理精密見勝。

第二節 李觀

李觀字元賓，李華從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

新唐書藝文志錄李觀集三卷，編纂者爲唐末陸希聲。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李元賓文編三卷，外集二卷。新唐書本傳謂：

「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末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卷二百三文藝傳下）

陸希聲序其文集謂：

「元賓尙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全唐文卷八二三）

四庫總目李元賓文編提要謂其文

「大抵瑣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

第三節 樊宗師

一

樊宗師字紹述，樊澤子，河中寶鼎人。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

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新唐書本傳謂宗師

「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尙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荐其材云。」（卷一五九樊澤傳附）

藝文志錄樊宗師集凡二百九十一卷，今多散佚。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僅錄其絳守居園池記注一卷，題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注。清有孫之騷又在樊紹述集注二卷。

五

樊宗師之文，以奇澀著稱。李肇國史補謂：

「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

樊文今僅存蜀綿州越王樓詩序，與絳守居園池記二篇。絳守居園池記爲宗師於長慶三年爲絳州刺史時所作。其文句如：

「絳卽東雍，爲理守所，稟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之風餘思。」（全唐文卷七三〇）

文意含糊晦澀，不易斷句。吳師道跋其文謂：

「飾夷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有意爲之。」

張樞唐樊宗綽守居園池記跋謂宗師爲文，與韓愈，柳宗元同時，又相好，視二氏之逸駕絕足，曠乎若恐後之，將掉鞅爭先，則力之不能及，欲頽仰襲沿，則恥爲之下，於是瘁心竭液，恢記險僻，務奇以掩之。

惟過尙險僻，卒流爲奇澀。歐陽修集古錄綽守居園池記跋謂：

「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

韓派古文章，如皇甫湜，孫樵爲文亦尙奇；惟不似宗師之文，奇澀至於不可卒讀。

第五章 韓派古文家

貞元元和以後，古文家出於韓門者，依文章風格不同而分，有三派：一爲李翱，其文得韓文之平易處，以說理見長；二爲皇甫湜，得韓文之奇崛，以文奇取勝；三爲沈亞之，以善作傳奇體之傳記著稱於時，惟文風與韓文略異。

以下分節論述上列三派之文，而取韓派其餘足可傳述之古文家，如張籍，李漢，皮日休，孫樵，陸龜蒙，各依各人文章思想之近似，分別附述於各派之後。

第一節 李翱（附論張籍李漢皮日休）

一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謂史官記事，必須實錄。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新唐書本傳謂：

「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翱善擢，卽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卷一七

七

後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蒼使滄州，翺盛言其才。蒼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諡曰文。新唐書本傳謂：

「翺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

舊唐書本傳謂翺

「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尙氣質。」（卷一六〇）

新唐書藝文志錄李翺集十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李文公集十八卷。

二

李翺嘗從韓愈學文，頗有所得。（見韓昌黎集卷十七與馮宿論文書）韓愈送孟東野序謂：

「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

李翺爲韓愈學生，又爲韓愈姪培，韓愈與孟東野書謂：

「李習之妻吾亡兄（翵）之女。」

惟李翺祭吏部韓侍郎文謂：

「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及兄爲之，……包劉越羸，並武同般。」（全唐文六四〇）

期

稱韓愈爲兄，稱呼含混不明，與韓愈之關係，似介在師友之間。四庫總目李文公集提要謂

「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

其答朱（一作王）載言書謂：

「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全唐文卷六三五）

謂文，理，義三者須兼并，文章方能久傳。（見答朱載言書）故不以作文偏向一體者爲然，答朱載言書謂：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敏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貞元元和與元和長慶間之古文家，欲傳儒道，多重視載道文章之久傳，故用功求深，造詞欲工，如韓愈答劉正夫書謂：

「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書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

後世之傳也。」

李翱答朱載言書謂：

「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

均求文章久傳。

三

李翱爲唐諫儒道較深刻之古文家。其儒學思想影響於北宋理學家亦較韓愈大。會作復性論三篇，（均見全唐文卷六三七）論性命之學。上篇論性，情；中篇論修養成聖之方法；下篇論人須修養。上篇敘其作此三文之動機謂：

「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慘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

謂作此三文之動機，係得陸修所德惠。上篇又謂：

「入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論性與情，不分品級，與韓愈原性之論點異。惟此種理論係受當時佛學之刺激所產生。元和長慶間之儒家文人，雖有人反佛；惟反佛者，仍喜結交佛徒。如韓愈於反佛貶至潮州

後，曾與一老僧大顛往來（見韓愈與孟尚書書），有招大顛三書，皆情分綢繆，丁寧反覆（見元李冶敬齋古今注卷七）。集中詩有送惠師詩謂：

「惠師浮屠者，本是不羈人。」

有送文暢詩謂：

「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軌。」

送澄觀詩謂：

「昔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

均較與佛徒往還。如白居易亦反佛又信佛。

其策林六十七談釋教謂：

「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

其談禪之詩，如自覺謂：

「我開浮屠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爲止水，視身如浮雲，抖擻垢穢衣，虔脫生死輪。……」

則爲信佛之作品。

李翱復性書雖談儒家性命之學；然亦受佛理所影響。如所謂情昏則性匿，即禪家所謂「衆生同一佛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所謂性擬禪家所謂「真如」，所謂情擬禪家所謂「無明妄想」。其復性書中篇謂：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

又謂：

「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是爲正思，乃可復性。」

所謂復性，即欲回復性之靜與明。以情之害，使性昏與動，故欲弗慮弗思，使情不生，以靜與明，易性之動與昏。靜即誠。所謂誠與明，即出於中庸所謂「誠則明，明則誠。」惟李翱此說又係受天台宗止觀說之影響，似梁肅講止觀統例謂：

「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

以靜與明對動與昏。梁肅所講止觀，自謂係述天台宗湛然之意。李翱則曾受知於梁肅（見其感知已賦），其復性書之作，似欲闡發中庸及大學，易傳之理，而復發揮梁肅講止觀之意（此處用馮友蘭先生之說），雖由論文進而論儒道，惟文章本身則受佛學所影響，即韓愈所謂雜佛老而言者（見原性）。故韓愈評復性書謂：

「吾道萎矣，窮且逃矣。」

李翱之佛門師長藥山唯儼則謂：

「翱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見高僧傳卷十七唯儼傳）

佛學於當時影響普遍，儒家文人，亦難除外。李翱之反佛復儒道，即受佛學影響。惟韓愈之原道，原性，與李翱談性命之學，已開北宋理學發生之端緒。

四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之，遷祕書郎。韓愈嘗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遊，而韓愈尤賞重之。其性狷直。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張司業集八卷。

張籍年長於李翱，亦從韓愈學文。（見韓愈與馮宿論文書）其文今僅存上韓昌黎書二篇。

新唐書本傳謂此二文均

「責愈喜博鑑，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

世者。」（卷一七六）

四庫總目張司業集提要謂其文

「亦在李鼎，皇甫湜同，視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剽竊，亦爲勝之。」

五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寶曆中，政治日僻，漢與同列薛延平，因入閣廷奏，坐言忤旨，出爲興元從軍。文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爲韓愈子婿，少師愈。預修憲宗實錄。爲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爲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太和九年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邠州刺史。宗閔再貶，漢亦改汾州司馬。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淪蹟而卒。李漢爲韓愈編纂，序其端謂：

「文者貫道之器也。」

始倡言「文以貫道」。

六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性放達，善箴銘，以文章自負。咸通八年第進士，爲著作郎，遷太常博士。黃巢反，出關爲昆陵副使，陷賊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學士。日休惶恐踴躍，欲死不能。巢劫令作識文以惑衆。日休曰：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

景西三思注。集疑其議已，遂殺之，時僖宗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也。日休嘗隱鹿門山，嗜酒游詩，自號醉吟先生，亦稱醉士。作鹿門隱書六十篇以譏切時政。與陸龜蒙友善，日以詩相贈和。

新唐書藝文志錄皮日休集十卷，又胥台集七卷，文數十卷，詩一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四錄皮子文數十卷。

皮日休爲晚唐積弊反異端復儒道之古文家。其請孟子爲學科書謂：

「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安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全唐文卷七九六）即以術道態度，反對儒家以外之文章。其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謂：

「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韓文公焉。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全唐文卷七九六）

爲孔子以下之儒家，列敘一道統。尤尊孟與韓。自韓愈至晚唐皮日休之一再尊崇，孟子於儒家中地位，方卓然崇高。

第二節 皇甫湜（附論孫樵）

一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新唐書本傳謂：

「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卷一七六）

新唐書藝文志錄皇甫湜集三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皇甫持正集六卷。其文如送陸鴻漸赴越序之

「究孔釋之名理，窮歐詩之麗則。」（全唐文卷六八六）
尙有偶句。

二

皇甫湜爲韓愈學生。（見新唐書韓愈傳）爲文尙奇。其答李生第一書謂：

「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

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其爲文言奇，乃推演韓文以異求工之意。韓愈答劉正夫書謂：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足下家中百物，皆積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謂：

均重視文字技巧，尙奇或尙異，以求文章不巧，即求文章久傳，故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又

「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無他，文則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所謂「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使文不朽，即求文章久傳。古文理論至皇甫湜，已由言樞道，偏重講求文章技巧。其論業一文評張說以後之文章謂：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河，千里一道，衝颿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漑，或爽於用。……故友沈諮議之文，則筆擊鷹揚，滅沒碧空，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全唐文卷六八七）

造語皆用譬喻語，作風似晚唐司空圖之論詩。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如委曲謂：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香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光。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湫，鵬鳳翔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卽用譬喻語，以表現其論旨。皇甫湜爲文喜用譬喻語，爲其尙奇之表現。四庫總目皇甫持正集提要謂其文，

「與李翱同出韓愈，卽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

鄭玉師山遺文與洪君實書評湜文，

「言語敘次，却是着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見四庫總目皇甫持正集提要引）云云，貶多於譽。

三

孫樵字可之，一字隱之。廣明初，黃巢犯長安，僖宗次鳳翔，樵赴行在授職方員外郎。詔稱其有揚馬之文。其自序謂：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那國，忝歷華資，七居闈省。」（全唐文卷七九四）

孫樵於晚唐以文章著稱於時。新唐書藝文志錄其經緯集三卷。四庫提要彙部別集類四錄孫可之集十卷。其文如書褒城驛屋壁之

「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全唐文卷七九五）
尙有偶句。

孫樵爲皇甫湜再傳學生，其與王霖秀才書謂：

「嘗得爲文真決於衆無擇，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
（全唐文卷七九四）

其古文理論出於皇甫湜，亦尙奇，與友人論文書論：

「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
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全唐文卷七九四）
與王霖秀才書謂：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
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前輩作者正如是。」

所謂文奇可以久傳，似皇甫湜論詞高則出衆，似非常之文求不朽。所謂「道人之所不
道」，則出於韓愈所謂「詞必已出」。孫樵與皇甫湜爲文，均得韓文之奇崛；惟不能如韓文之
自然浩蕩。四庫總目孫可之集提要謂：

「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
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第三節 沈亞之（附論陸龜蒙）

一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第進士。涇原李彙辟掌書記。長慶中，補樅陽令，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太和三年，柏耆官愾德州，辟爲判官。耆以罪貶，亞之亦貶爲南康尉。後終鄆州掾。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亞之

「狂躁貪冒，輔耆爲惡，故及於貶。」（卷四別集類中沈亞之集按語）
王漁洋香祖筆記辯謂：

「至於滄冠李回撻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譎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爲亞之狂躁，輔耆爲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亞之以文辭得名，李賀稱之爲吳興才人。杜牧，李商隱均有擬亞之詩。又善作傳奇體之傳記，能工情語，爲窈窕之思，其文辭之佳者，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均是。

新唐書藝文志錄沈亞之集九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三錄沈下賢集十二卷。

二

沈亞之「嘗遊韓愈門」。(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沈亞之集按語)其文學論多得自韓愈，如
送韓靜略序謂：

「我經經史，補之如疵，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術者，必塗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

其答學文僧請益書論爲文如陶器速售而易敗，煨金難售而經久。亦似韓愈答李翊書謂：

「將斬至於古之立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

惟其似傳奇文之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辭，歌者樂記，文筆略繁麗，不似韓派古文作風之嚴正。其盧金蘭墓誌，記其姬人盧益蘭之裝束服式謂：

「故衣製大袂，長裾，作新眉，愁蹙，頂鬢爲娥，從小鬟。」(全唐文卷七三八)
異夢錄記夢中美人之衣飾容顏謂：

「爲古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綉帶紳，被廣袖之襦。」(全唐文卷七三七)
文中詳敘婦人之衣飾容顏，雖係當時傳奇之作風；惟極似元稹白居易元和豔體詩之作法，

此爲元和長慶間一派詩文之作風。元稹敘詩寄樂天書謂：

「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異，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古今兩體。」(元氏長慶集卷三十)

此種豔體詩，如白居易之夢遊春謂：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漸聞玉珮響，始辨珠履躑。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風流薄梳洗，時世寬裝束，袖輭異文綾，裾輕單絲縠。裾腰銀線壓，梳掌金篋蹙。帶盛紫葡萄，袴長紅石竹。……」（白香山集卷十四）所寫皆女人之裝束服式。白居易與韓愈爲元和長慶時代兩文壇台柱，均反對駢文。白居易策林六十八議文章謂：

「且古之文者，上以紐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臣又聞，……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者，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魏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文者必當尙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白香山集卷四十八）惟白居易所爲散文，不著名於當世，文名爲詩名所掩，未若韓文影響於當時與後世之大。韓派文人，作詩似其作風者，有張籍；作文善寫婦人衣飾容顏者有沈亞之。

三

陸龜蒙字魯望，吳郡人。新唐書本傳謂：

「龜蒙少計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卷一九六）

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新唐書本傳謂龜蒙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費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蠶桑篋中，尙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譬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籍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荒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舂鍤荏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黷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潔壺喜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東書，茶灶，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時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也。

新唐書藝文志錄其笠澤叢書三卷，又詩編十卷，賦六卷。四庫提要集部別集類四錄其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又甫里集二十卷。

陸龜蒙爲古文，與貞元元和間之古文家「文必質道」。其異復友人論文書謂：

「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滸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鈎貨飾車馬，故無用文之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箠節概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幗則銘之。簡散誕放，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全唐文卷八百）

所著眼之文其對象，偏重瑣細。其文集署名爲笠澤叢書，自序謂：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全唐文卷八百）

所爲文如記錦裾，記一齊梁間之錦裾；說鳳尾譜，記一「譜牋」，自釋謂譜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謂牋之文也。（見全唐文卷八百一）均記瑣細之物，非貫道之辭。古文至其時，已知筆記小說之文。

第六章 論唐代古文運動

第一節 史官之文學觀

唐太宗於貞觀三年，令狐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卽周書），李百藥修齊史（卽北齊書），姚思廉修梁陳史（卽梁書，陳書），魏徵修隋史（卽隋書，均見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後房喬作晉書，李延壽又作南史，北史。各史敘事雖有用駢文者，如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之

「齊氏變風，屬諸管絃；梁時變雅，在夫簫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音。」

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之

「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

「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卷四十一）

均是；惟姚思廉於梁書作傳，已一洗駢文蕪冗之習，常用散文，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古文自姚察始謂：

「梁書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鑿鑿，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向駢儷，卽序事之

文，亦多四字爲句，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敍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敍鍾離之戰；康絢傳，敍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淨，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梁書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察父子爲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卷九）

姚察爲姚思廉之父，陳太建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入隋授祕書丞，勅成梁陳二史，未畢。隨亡，戒思廉續成之。思廉作梁書卽用其舊稿，各史之文人傳論，如周書之王褒庾信傳論，北齊書，晉書，北史之文苑傳序，梁書，隋書，南史之文學傳序，陳書之文學傳論，均論各朝文風，兼評文人，並述撰作人之文學觀。如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謂：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卷三十七）

：（專序）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且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
道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
民。」（卷七十六）

姚思廉梁書文學傳序謂：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卷四十九）

付：

孟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卷三十四）

孟郊苑傳序謂：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卷九十二）

理論皆源出於儒書，如易象，以儒家統稱文化與文學爲文或人文之經論論文。此與齊梁陳駢文家「遺理存異，詩虛逐微」之文學觀迥異。所論文學，乃謂其爲表現政治，風俗，人倫意義，與通古今而述美惡（卽作史）之工具。

其後古文家，如李華尚書崔孝公集序謂：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

梁肅包府君集序謂：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汙崇，人心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感否皆在

焉。」（全唐文卷五一八）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謂：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達爲教。」

均似李百藥，魏徵，姚思廉論文學乃表現政治意義之工具。

又如梁肅李翰前集序謂：

「文之作，……所以厚人倫之義。」

與姚思廉陳書文學傳論謂：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

與房喬晉書文苑傳序謂：

「文學可崇孝敬於人倫」，

立論亦似。

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謂：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滌澀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憲，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管絃；梁時變雅，在夫簫竹，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

音。」

魏徵隋書文學傳序謂：

「梁目大同以後，雖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皆反對齊梁文學。

唐代政治規模宏偉，文化發達，均逾前古，朝野文人，多具北人豪樸氣質，思見盛況，不尙淫逸繁麗。雖善爲駢文者，亦多菲薄齊梁，冒其消極浮靡，以作史書者尤然。故李百藥謂齊梁文章，悲而不雅，魏徵謂梁陳文學，意淺而繁，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皆爲亡國之音。

其後，古文家反駢文者，均有此種論調，如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駢文飾其詞而遺其意，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似魏徵謂梁陳文學，文匿而彩。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謂：

「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典致。」

韓愈荐士謂：

「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

李翔祭吏部韓侍郎文謂：

「建武以遠，文卑質喪，氣萎體敗。」

均似李百藥謂：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雜滌濫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

與魏徵謂：

「梁自大同以後，雅道淪缺。」

唐代古文学家，多廁身於史職之列，或具備史才，有志於修史。如蕭穎士曾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史傳百篇，又經史官韋述荐爲史館待制。（見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傳）獨孤及於趙郡李華中集序謂李華有史才，「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具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典訓。」新唐書文藝傳中蘇源明傳謂梁肅得「肅復荐，授右拾遺，修史。」新唐書柳芳傳謂柳冕世爲史官，與父芳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舊唐書韓愈傳謂韓愈曾官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撰順宗實錄。舊唐書李翔傳，李漢傳謂李翔，李漢均爲史館修撰。若依此關係而言，古文学家反對駢文之文學觀，亦爲史官之文學觀。

第二節 取士文章發生文弊

唐代取士文章自唐初起，卽尚駢儷。駢文流弊爲浮靡無實。士大夫反駢文者，多因反對取

士文章用浮淺無實之駢文。

唐代之取士制度，規定凡士人由學館，如國子，太學，四門出而應試者，曰生徒。由州縣舉選出而應試者，曰鄉貢。不由學館，而自懷牒列於州縣者，於考試以後，與學館生徒同應試於尚書省。尚書省試，承襲隋制，有明經，進士等科。（見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安史亂後，楊綰仕於肅宗朝，爲禮部侍郎，嘗條奏貢舉之弊謂：

「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見舊唐書卷一八九楊綰傳）

明經試帖文後，又口試經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進士則試雜文後，又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餘科僅就所習學科考試。趙匡舉選議評此考試制度謂：

「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全唐文卷三三五）

其流弊情形，玄宗於條制考試明經進士謂：

「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全唐文卷三十一）

楊綰於其奏疏謂此流弊發展以後，使當時應試士人，

「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見舊唐書楊綰傳）

所謂士人皆誦當代詩文集，不讀經史，卽玄宗所謂進士多昧古今，明經罕窮經義之意，卽謂

當時應試士人之學問，皆捨本逐末，不習儒書。楊綰又謂當時士人對此傾向

「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謗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揚才露己，喧騰於當代。」（見舊唐書楊綰傳）

此結果爲士行澆薄，與唐代選士所期望之標準不合。楊綰謂唐代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青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見舊唐書楊綰傳）

其時，給事中李虞，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均以楊綰之奏議爲然。舊唐書楊綰傳謂：

「至議曰：……所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巨者皆小鷁。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

賈至謂安史亂源，卽因取士制度敗壞。唐代之統治者，帝王以外，爲出身於明經，進士二科之士大夫。安史叛亂後，唐代之政局幾不可收拾，而不能負防患於未然之責者，卽出身於明經進士之士大夫。兩京收復以後，時局猶未澄清，在朝之士大夫，憂惶於叛亂頻生，唐代統治局面，幾將顛覆，均欲慎選士人，善治庶政，故賈至視取士制度之不得法，若是嚴重。賈至於奏議又謂：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見舊唐書楊綰傳）

賈至反對當時取士制度之弊，卽以其用浮豔之駢文，不使應試士人嗜經讀史，能通經旨，明理道。

自唐初起，唐代防制取士用浮豔文章之事卽甚多。如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謂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王師旦知舉時，因取士文章浮豔無實，卽曾黜斥進士張昌齡，王公謹。同篇謂：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其詞藻，深昧求賢意也。及其試進士文章日，於中庭設五經，及各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國家取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各務尋檢。由是數日之間，美聲上聞。」

貞元間，柳冕與權侍郎書謂：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重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

所謂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與士行澆薄，尙似楊綰與

賈至於肅宗時所云。

其時，古文運動，已自萌芽至長成，古文家皆已嗜經讀史，欲作論政治，風俗，人倫意義之文，以救時弊。故疾取士用駢文，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謂：

「來書所謂浮豔弊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爲者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有司每歲取士之文，即古文家恥不爲之駢文也。

第三節 南北文派之爭

唐代政局得自隋周，尙係北方勢力統治南方，乃北朝政局之延長。其執政人物，終唐之世，除曲江張九齡少數人外，如西眷裴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京兆韋氏，隴西李氏，趙郡蘇氏，均爲北方大族。（見新唐書卷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宰相世系表）即古文家如李華乃趙州贊皇（在今河北）人，元結河南人，獨孤及河南洛陽人，梁肅安定（在今甘肅，唐屬關內道涇州，見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人，韓愈南陽（在今豫北）人，柳冕，柳宗元河東（在今山西）人，出生地域，均在北方之陝，甘，晉，冀，豫。如韓愈之「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見新唐書韓愈傳），柳宗元之遠祖濟陰公，乃後魏侍中，（見舊唐書柳宗元傳）二

人之先世且係北朝舊臣，惟唐代文風，始自唐初，卽沿江左舊習，爲南方影響於北方之駢文。南北朝時，北朝文風於太和（北魏孝文帝，當公元四七七年），天保（北齊文宣帝，當公元五五〇年）年間，原與南朝迥異。北史文苑傳序謂：

「暨永明（齊武帝，當公元四八三年）天監（梁武帝，當公元五〇二年）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可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卷八十三）

其間梁魏媾和。南史梁武帝本紀謂：

「（大同）二年，……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和。……三年，……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臯聘於東魏。」（卷一）

北史盧元明傳謂：

「天平中，……（盧元明）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卷三十）

梁魏於南朝梁武帝大同二年，北朝東魏孝靜帝天平三年，公元五三六媾和。其時，北朝文學卽傳入南朝，北史溫子昇傳謂：

「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章傳於江外。梁主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卷八十三）

南朝文學亦傳入北朝，北朝文人於是先受南朝文學所影響。北史魏收傳謂：

「收每譏陋邢（劭）文。劭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倣，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卷五十六）

邢魏模倣任沈，乃北人好尚南文之故。至公元五五四年，西魏渡江陵，王褒隨梁元帝出降，與王克，殷不害等數十人，均至長安。庾信親聘入西魏，亦被留居於長安，二人均以客籍僑居異國，以聲悲辭麗之文，爲宇文周列朝帝王所崇寵。北史王褒傳謂：

「明帝卽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論，恆在左右。」（卷八十三）

庾信傳謂：

「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曲，交，羣王碑誌，多相託焉。」（卷八十三）

王庾入北周，時有抒寫，仍爲駢文，北周帝王愛好二人之文，
響。自周入隋至唐，文風猶尚綺靡。新唐書文藝傳序謂：

「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絳句繪章，
文人文章，多尚駢體。卽當時開國帝王，如雄豪之唐太宗

紀聞謂：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功業稱，甚矣浮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以唐太宗英主

太宗子漢王泰，文辭亦美麗。舊唐書漢王泰傳謂：

「太宗後嘗持奏所上表，謂羣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至玄宗時，駢文影響猶大。玄宗禁第判不切事宜詔謂：

「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比來選人試制，舉人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銜？」（全唐

七）

凡取士文章與案牘奏議，多爲駢文。惟反對駢文之風氣，非始於唐代古文家之復古。北文學方受影響於南文時，已有人反對駢文。

北朝自鮮卑拓跋入居於華夏以後，政局猶未全改漢人舊規，北士文章尙沿魏晉舊習，號典正。故北史溫子昇傳謂梁武帝稱子昇文筆似曹植，陸機。文苑傳謂北魏初年，崔宏，高閭等人

「詞義典正，有永嘉遺烈。」（卷八十三）

永嘉遺烈，卽西晉懷帝時代之文風也。至北魏孝文帝，北齊文宣帝時，北士文風，猶未變革；南文則已儷偶章句、揣合低昂。沈約答陸厥書謂：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全梁文卷二八》）

敘其時南文已調和四聲，避忌八病，其詞句繁縟，悉與北士之典正文章迥異，而南北文風，於是有別。據北史文苑傳序所云，北朝詞義爲貞剛，南文則貴於清綺。北人之辭章風尚與南人不同，北方文學受南文所影響，尚須變質，北史蘇綽傳謂：

「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爲俗。周文（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以後，文筆皆依此體。」（卷六十三）

此乃北人黜斥淫辭麗藻之先聲。其後，隋文帝周，李諤復反對駢文。隋書李諤傳謂：

「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胤，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辭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卷六十六）

李諤反對駢文之言，爲隋文所採納，同傳謂：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潤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

此種反對駢文之表現，至唐代未中止。

唐代文化，除受西域與天竺諸國所影響以外，復銜合南北朝文化特點於一爐，文學藝術均輝煌發達，稱佳妙。惟南北劃分未泯滅，如圖畫有李思訓北宗與王維南宗之分，禪家有南北派之別。文學如北方文人韓愈，柳宗元，李翱所提倡之古文，與南方駢文，亦係南北文派對立。中國自周秦至西漢初，正統文學乃北十六經百氏之文，以詩經為主，而非輾起於南方之屈宋辭賦。周秦兩漢魏晉之文學活動中心地，亦均在長江以北之秦魯豫。至五胡亂華，東晉南渡以後，東晉，宋，齊，梁，陳之文學活動中心地移至江左。江南秀麗之山水，與兒女柔情，均為文學新題材，所為文，多尚浮麗，不載儒道，與北人辭章風尚迥異。其時，齊梁辭賦亦稱發達，文學內容，多善抒情。昭明太子文選序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即齊梁間之正統文學觀。蕭梁之裴子野於雕蟲論雖嘗齊梁駢文，

「罔不積落六藝，吟咏情性。」（文苑英華卷七四二）

惟此即齊梁間南方文學之特質。此種南方文體歷陳隋，至唐代，作者益多。

唐代文人之思想，雖各有崇尚，如李白，李商隱耽嗜道經，王維，白居易崇信佛理；惟此類文人為數不多。自太宗尊儒以後，政治思想，未違背儒道，取士文章，皆試儒學，文學活動

中心地回至北方之長安，北土文人，多讀儒書，文學思想，實多崇儒，故駢文來自南方，摻雜六藝，與北人習尚迥異，必受黜斥。唐初四傑與李嶠，蘇味道，崔融諸人雖尚其體，雅善華麗；惟至天寶大曆以後，北方篤儒道之文人，如李華，獨孤及，柳冕，韓愈，柳宗元，李翱諸人遂皆起而反對駢文，並反對所有不載儒道之南派文學。此輩古文家反對南派文學之文學論，可分述之如下：一，反對南派文學之始祖屈宋。如李華尙書崔孝公集序謂：

「屈宋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遞矣。」（全唐文卷三一五）

獨孤及謂：

「屈宋華而無根。」（見梁肅昆陵集後序）

柳冕答荆南裴尙書論文書謂：

「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

皆謂屈宋文章擯儒道而尚華麗。

二、反對駢文之煩瑣與無實。如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駢文儷偶章句，使枝對葉，以八病四聲爲楷準，文不足言，言不足志。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謂駢文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剗剗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

三、反對全南派文學之弊。如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謂：

「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音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

色而亡與致。」

韓愈送孟東野序謂：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

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韓昌黎集卷十九）

古文家欲因文以見儒道，視文章爲發揚政治，風俗，人倫意義之工具；而駢文擴落六藝，未能具備此種作用，故古文家反對駢文。

第四節 一系統之文學運動

唐代士人雖至貞元和間，尙不欲公然授徒傳學；（見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惟古文家如蕭穎士，獨孤及，韓愈均善爲師。新唐書蕭穎士傳謂尹徵，王恆等，對穎士執弟子禮，以次受業，號蕭夫子。獨孤及傳謂獨孤及喜獎拔後進，梁肅，高參，崔元翰，皆師事之。韓愈傳謂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至於柳宗元雖自謂不喜爲人師；惟韓愈柳子厚墓誌謂宗元南遷後，衡湘以南爲進士者，往往走數千里從之游。

古文家欲求道復古，亦不恥專師。新唐書元結傳謂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師事元德秀。梁肅昆陵集後序謂梁肅受學於獨孤及。舊唐書韓愈傳謂韓愈嘗從獨孤及，梁肅之徒，續

研古學，欲自振於一代。新唐書韓愈傳謂李翱，李漢，皇甫湜均效韓愈爲文。李翱感知已賦，自謂其受知於梁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沈亞之嘗游韓愈門。孫樵與王霖秀才嘗謂孫樵嘗得爲文之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退之。

古文家尤喜獎掖後進。新唐書蕭穎士傳謂蕭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李華傳謂李華愛獎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愈，柳宗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韓愈爲韓愈之叔，會爲愈之兄。獨孤及傳與韓愈傳謂獨孤及與韓愈均龍獎掖後進。

新唐書蕭穎士傳又謂蕭穎士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獨李華與齊名，時號蕭李。柳芳乃柳冕之父。同傳謂子存，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韓愈傳謂與韓愈逆者，若孟郊，張籍皆自名於時。韓愈北轍贈李觀謂韓愈早年與李觀爲友。李觀乃李華從子。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謂柳宗元之父柳鎮，所與游者，如梁肅，韓會，柳登，柳冕皆當世名人。計敏夫唐詩紀事卷六十四陸龜蒙小傳謂陸龜蒙與顏斅，皮日休，羅隱，吳融友善。皮日休則私淑於韓愈。

依上述各種關係而言，古文家處世求學，皆有師友往還，自蕭李起，至皮陸止，實爲一系統之文人，均欲復儒道，反駁文者也。貞元元和與元和長慶間，尙有其他反駁文，作散文之文人，如羅德興，元稹，白居易，李德裕均是。惟派別不同，不屬於此一系統，故不以古文家見稱。茲以韓愈爲中心，列一古文家之系統表如下：

唐代至貞元元和間，士人求學，尙不重師授。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謂：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

貞元十九年，韓愈爲一從其學古文之進士李蟠作師說謂：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韓昌黎集卷十二）

其進士策問十三首十二問又謂：

「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韓昌黎集卷十四）

儒家授經傳業之風氣，盛行於兩晉以前。六朝求學爲文，則貴模仿，「不肯專儒」，（見顏氏家訓卷三勉學篇）師授之風氣未顯著。至中唐，韓愈欲續儒道，以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故又提倡求師。並從獨孤及，梁肅之徒，鑽研古學。其後又自授徒傳業，故有門徒能傳述古文，如李翱，皇甫湜，李漢均是。韓愈與張籍，李翱且曾爲國子博士，（見新唐書韓愈

傳，張籍傳，及李綱傳）得以交接四方至京師求學之士子，以廣儒道傳授。韓愈並曾利用授徒傳學地位，書後輩十人宣傳古文理論，（見韓昌黎集卷二十送陳秀才彤序）其所作贈答秀才進士勸學之書序，因此稱多。

唐代佛教興盛，派別繁衍。開元時，有禪宗之北宗普寂，始變不察徒開法之旨，於長安廣收門徒傳教，故徒衆日衆，高僧傳謂：

「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有加者，而未嘗棄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下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卷九）

韓愈必係受此影響，故欲棄門徒傳儒道，以與佛教對抗，而重建儒道道統。

第五節 古文家之思想

唐代古文家所謂文章，乃兼指經史之文而言。文學思想，則以儒道爲本。初唐復古文人陳子昂於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敘謂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陳伯玉集卷一）

所謂「文章道弊」，即指詩與文之弊。盧藏用陳子昂文集序謂：

「三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全唐文卷二三八）

所謂道喪亦指文弊。自江左駢文興起，至陳子昂，蕭穎士，李華復古止，文不載道，儒道

於文學中地位，未被重視。儒書如詩，書，周易，三禮，春秋左氏，公，穀三傳於唐初雖有孔穎達，顏師古，賈公彥諸人之正義，惟爲注疏之學，不能闡發儒道，儒學尙未能佔思想界及文學界之特殊地位。韓愈於原道謂漢魏以後，儒道衰微，佛老代興，故其復古運動，即欲復儒道，又如蕭穎士贈韋司業書自謂以道自謀。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李華作文必以五經爲泉源，「非夫子之旨不書」。梁肅昆陵集後序謂獨孤及立言必致力於道。柳冕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謂：

「文而不知道，非君子之儒。」

柳宗元報崔黯秀才書謂：

「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

李翱答侯高第二書謂：

「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全唐文卷六三五）

皆欲復儒道。

唐有王通，號文中子者，已先倡言復儒道。皮日休韓文公配饗書謂：

「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

韓文公焉。」

日休又有文中子碑謂：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全唐文卷七九九）

均謂文中子爲唐初始續儒統之儒家。太宗貞觀時，亦曾尊儒崇道。（見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惟至天寶大曆及貞元元和間，古文家比肩而出，復古尊儒之規模方大。

至於古文家排佛曆極激烈者，則唯韓愈及其徒黨，如張籍李翱是。若李華梁肅均信佛，柳宗元亦不排佛。張籍上韓昌黎書之排佛謂：

「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敎人，使人憂惑。……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騷亂，固仁人之所痛也。」

李翱去佛齋論謂：

「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所言辭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

亦以夷夏論排佛。

唐代自上元，寶應以後，安史之亂，天下平，而藩鎮之禍繼作，外夷如吐蕃，回鶻亦常入寇，使社會紛擾，與人民生活之痛苦，日甚一日。此種局面爲安史叛亂以前所無。古文家多生當其時，生活觀念，與安史叛亂以前之文人迥異，咸極嚴肅。杜甫飲中八仙歌敍開元天寶之文人，

如賀知章，李白之醉酒生活謂：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汝陽王璣）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李適）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崔宗之）瀟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杜少陵集卷一）

均嫌放縱。古文家之處世爲人則多異於是，如元結卽思救時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元結始達天寶之亂，卽有憂道閔世之意。其自釋書自謂其所爲文均欲救時勸俗。

救時弊爲古文家一致之思想。皮日休謂孟子爲學科書卽自謂其汲汲以救時補救爲志。古文家旣欲救時弊，所爲文，故亦欲求用。韓愈答竇秀才書謂：

「愈少騫怯，於他技能，自度無可努力，……遂發奮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竄以自廢。」（韓昌黎集卷十五）
皮日休九諷悼賈序謂：

「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全唐文卷七九八）
求文之用，見於唐以前之文學論者，如王充論衡自紀篇亦謂：

「爲世用者，百篇何害？不爲用者，一篇無補。」

自齊梁以後，駢文尙華綺，不載儒道，文章多抒情述懷，空言失實，故獨孤及趙郡李華中筆序謂駢文儻偶章句，使枝對葉，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

唐代士人欲立身處世，又須賴有爵祿名位。新唐書食貨志謂唐代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潤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

（卷五十一）

有爵位者，可免租役。如不能致仕求祿者，一生常窮困潦倒，故韓愈於中進士黜於中書以後，曾上書與宰相求仕，敘其處境之窮困謂：

「今有的人生二十八年矣，……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韓昌黎集卷十六上宰相書）

新唐書杜甫傳謂杜甫於不得官時，亦

「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下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湯雄枚吳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卷二〇一文藝傳上）

皆言唐代士人求仕之難，與失意時之苦悶也。唐代士人於未顯貴時，常投文於權門以求知遇，即欲因此夤緣爵祿名位，故楊綰條奏貢舉之弊，嘗之爲「投刺于謁，驅馳於要津。」（見舊唐書楊綰傳）韓愈之上宰相書三篇，作於貞元十一年，書皆爲求憐語，亦欲求宰相知遇。若以致仕求祿之觀念視之，當時其舉動必自視爲正常，故其答寶秀才書亦以「釣爵位」勉後輩謂：「曩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科甲。」

符讀書城南勉子求學，誘之以富貴顯榮謂：

「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裏嬉戲，不殊同墜魚。……三十骨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餘。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

（韓昌黎集卷六）

古文学家思想爲儒家入世思想，均重視現實，欲匡時濟世，退休乃其失意時不得已之舉，熱中於爵祿名位與求知遇，爲彼等正常之觀念。故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謂：

「所以勤力苦心，乾乾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篤守道而求知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孫樵序陳生舉進士謂：

「學道以循祿，端已以舊道。」（全唐文卷七九四）

此爲唐代士人急於致仕求祿之普遍觀念。惟古文学家有此觀念，又難置身於當時澆薄士風之外，遂不能窮性命之學，以修心養性。且受佛老影響又未深刻，故亦不能產生若宋代如是成熟之理學。

第六節 釋古文

六朝稱有韻之文爲文，無韻爲筆。至唐代，文筆混稱，杜甫贊至謂：

「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杜少陵集卷九）

懷舊謂：

「自從失辭伯，不復更論文。」（杜少陵集卷十四）

韓愈調張籍謂：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昌黎集卷五）

均呼詩爲文或文章。惟韓愈以前，稱散文亦爲文或文章，如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謂：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

梁肅包府君集序謂：

「文章之流與政矣。」

均呼散文爲文或文章。

古文出，亦以筆爲文。其名稱始見於韓愈文章。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謂：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

韓派古文家李翱答朱載言書謂：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

均稱所爲文爲古文，以別於當時之今體駢文。所謂古人則指起自孔孟而止於揚雄之儒家。

古文以韓愈所作者最佳。其內容最高者爲載儒道，卽柳冕所謂「文以行道」，（見答楊中

丞論文書）柳宗元，孫樵所謂「明道」，李漢所謂「貫道」，（見韓昌黎集序）宋人張載所謂

載道，與當時摺落六藝之今體駢文有別。所謂道，韓愈自云爲孔孟繼承堯舜禹湯，而傳至揚雄

止之儒道。(見重於張籍書)其文所取法亦以六經史傳與孟揚之儒家文章為主，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謂：

「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及兄爲之，包劉越贏，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

即謂韓文取法先秦與漢代文章。

遼東鞍州韓文公廟碑謂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即揚雄以後之東漢，魏，晉，宋，齊，梁，陳是也。八代文章，多墜落儒道。

韓愈重道輕藝，論語述而謂：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唐初相傳爲王通所作之文中子，其事君篇謂：

「古之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天地篇謂：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亦分言道而後言藝。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謂：

「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

亦重道而輕藝。唐代古文之衰儒道，離文學而發展，即爲儒道重興，興於盛唐，中唐，衰微於晚唐，五代，而又復興於北宋。至北宋理學家輩出，即繼承韓愈，李翱之言道，言性，又

受佛老所影響，而後言性命之學者也。唐代古文影響於後代者，除文學以外，卽爲儒學中之哲學，乃韓愈諸人始倡言復古時爲文學內容之學問也。

蕭梁時，昭明太子編文選，序其端謂：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戮。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寄，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者。……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記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蕭統撰經子史於文學之外，而謂文學須

「專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見文選序）

文學範圍始被縮小。文選所錄如言物色鳥獸，敘郊祀敗獵，記宮殿遊覽，志哀傷思憶之辭賦，與述德勸勵，遊仙招隱，公讎祖饋，游覽行旅，詠懷誌別之詩，多綺靡華贍，不載儒道。惟中國純文學始於其時與經子史劃分界限，而自遼勃發展。後世責六朝駢文積落六藝，與尋虛逐位者，皆爲經學家，史學家，或復古文人之見解。如李德裕亦非薄齊梁，卽謂其

「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見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

所謂不根藝實，卽謂文選不選經子史文章。

復性齊，皆可通經傳道也。元結作五規二惡，又序其文編謂：

「當時叟年少，在顯名跡，切恥時人諂邪以取進，姦亂以致身，徑欲填陷罪於方正之路，推時人於禮讓之庭，不能得之，故優游於林壑，快恨於當時，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全唐文卷三八一）

皆欲以文諷時勸世。柳宗元作三戒，其序謂：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伎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容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全唐文卷五八五）

亦欲以文諷時勸世。晚唐皮日休作鹿門隱書六十篇，（見全唐文卷七九八）爲短篇敘理之作，如謂「小善亂德，小才耗道」，與「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入志」，均言簡意深，似法言，文中子述學記言之文。此類文章均似先秦，西漢子家之言。又如韓愈作董公行狀敘董晉一生之勤績，（見韓昌黎集卷三十七）柳宗元作種樹郭橐駝傳敘樹匠郭橐駝善種樹，能以種樹術喻養人法，（見全唐文卷五九二）李翱作高懸女碑敘高彥昭棄賊反正，其女妹妹質於賊所，憐愍爲賊所害事，（見全唐文卷六三七）皇甫湜作韓愈神道碑敘韓愈一生事跡，（見全唐文卷六八七）沈亞之作盧金蘭墓誌敘其妾盧金蘭之身世，（見全唐文卷七三八）又作表劉勳蘭敘房叔豹之歌姬劉勳蘭勸敘豹戒酒，起廢，向學，立行事，（見全唐文卷七三八）作歌者葉記敘貞元

開洛陽金谷里之歌者業姓女子事。（見全唐文卷七三六）孫樞作書河易子褒揚益昌令何易于輕
役，減賦，治民以廉，愛民以德。（見全唐文卷七九五）均記他人行事，以「敝人倫，正褒
貶」，文體近於史傳。上述三類文章，蕭選欲摺於文學以外，而古文成體以後，所作最多。

古文內容之最高者，及其所擅長之文體既如上述，其體式則多散行單句。裴度寄李翱書
謂：

「觀弟近日制作，大旨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
字爲意也。」（全唐文卷五三八）

又謂：

「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礫裂章句，磨巖聲韻也。」

所謂「礫裂章句，磨巖聲韻」，以雄詞遠致矯正駢文之偶對儷句，卽古文之特質。蓋唐書
韓愈傳謂韓愈

「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
矣。」

所謂指歸，韓愈求之於經語，故文欲破道。氣格則合文章之神理氣與簡正奇各種特質而
言，韓愈欲取法於遷雄。如柳宗元與楊京兆書謂：

「凡爲文以神志爲主。」

梁肅左補闕李翰前集序謂：

「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

韓愈答李翊書謂：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梁肅毘陵集後序謂：

「故其（獨孤及）文寬而簡。」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謂：

「始與生言奇不言正也，故論止於奇。生以正抑其奇，然後參正流焉。」

所論均爲文章氣格上之特質。至於所謂神理氣者，古文学家則欲講究，鉅錄，以其使爲文達神妙之境。簡正奇者，欲用之以矯正駢文之繁縟；而古文則欲以高古見稱，故李肇國史補謂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古文若偏重修鍊文字技術，而棄儒道發展，卽爲中國純文學之真興。自唐以後，歷宋元明清，作古文者，多好論文章之體勢格律。清桐城派古文興起，姚鼐編古文辭類纂，作其序謂：

「所謂文者八：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是也。」

其理論卽繼承唐代古文学家此種文學論而產生。

北宋柳開應責謂：

「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久難誦讀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書短長，應變制作，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河東集卷一》）

首篇唐古文下一界說。古文即唐起自天寶大曆，至於貞元和開之古文家。故先秦西漢文章，所作及八代之散文。自北宋歐、蘇、曾、王繼起，歷元、明、清，古文家輩出，作品滋多，古文乃成爲中國之正宗散文。

第七節 韓柳之碑文傳記受傳奇所影響

唐代最早之傳奇，產生於隋唐間，如白猿記（太平廣記卷四四四引）與古鏡記（太平廣記卷二二〇引）即是。至至德大曆以後，作者日衆，產量尤多。其時，古正文體已自醞釀，將屆成熟，與傳奇均尚散體。傳奇之名，始見於晚唐裴鉶之小說集名《陳后山詩話》謂：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名也。」

宋以錢遂稱唐人亦說爲傳奇。趙彥衛雲麓漫鈔謂：

「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雖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

傳奇之作，可見士人之史才，詩筆，議論，並爲作者進身登庸之媒介。大歷貞元間，文字

多尚古學。(見舊唐書韓愈傳)當時之傳奇如古文，亦爲法其筆力所寫之一種古體散文。傳奇之所以用散文者，必因其易於發揮史文之議論，而無駢文有典故，與辭仗之聲韻之拘束。今所見元稹會真記(卽鶯鶯傳)文章高古，亦卽似左傳，而異於開元中張鷟文成所作之駢體虛說游仙窟(此書初失傳，後在日本流行，今中國已有翻印本)。

古文之傳奇與佛家語錄並興於中唐，均爲散體文。當時之散體文作家甚多。除古文家韓柳諸人以外，如獨奇家之沈既濟，李公佐，白行簡，李朝威，許棻，佐均等，與沈既濟與南齊家蕭存，梁肅，韓愈爲友(見新唐書蕭穎士傳)所作有枕中記(太平廣記卷四七五引)，題爲呂翁。)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太平廣記卷四七五引)，題爲淳于棼，與謝少卿傳數篇(白行簡李娃傳)。

「貞元中，予與權酒公佐誥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

李公佐意鼓勵他人作傳奇，隱然爲當時傳奇作者之領袖。

傳奇與古文之碑文傳記，不同處爲每篇字數較多，描寫較細，辭藻較麗。與碑文不同處，爲敘事不類如史傳之真實，文中多用對話，每篇文章有更傳所無之完整故事與結構。此種文章之作法，韓柳不能見之於經史也。今所見中唐傳奇，如戴君孚廣異記，與沈既濟枕中記均是。戴君孚於室德初年登乙科，爲校書(見顧況戴氏廣異記疑誤全唐文卷五二)卷五二與沈既濟

之時代。均昇於韓柳。又如李公佐元稹。自稱循均與韓柳同時。諸人之作品皆為傳奇中傑構。韓柳之碑文傳記成體以後。實有做倣傳奇之跡。余氏二人合稱奇傑。于愈高。余氏對其考中唐傳奇。其體式其備故事（可見史才），詩歌（可見詩才），與議論者，如元稹會真記，李疑麗柳毅傳，與許堯佐柳氏傳均是。蓋韓柳實傳之體式分析如下。余氏曰：論其敘事

(一) 故事：敘天寶中。昌黎胡韓有詩名。性嗜拓。家境甚貧困。後有妾李。淫遇之。遂有婚人柳氏。豔絕一時。胡憐之。生性豪爽。知其情。乃以柳氏與胡。後柳氏為善將。沙咤利所劫奪。失身於異族。胡無計救出。有虞侯許俊者。力能拯危。於是助黎救柳氏出險。又有侯希逸者。奏帝判柳歸胡。胡與柳氏終得團圓焉。

(二) 詩歌：篇中有章台柳詩。其二為：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扳折他人手。

(三) 議論：篇末云。論曰：柳氏閉閣而不克齋也。以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夫事蹟跡。一而衣彩。功待專立。情體運不偶。義勇徒設。誓不沫於誰人。斯豈變之空乎。蓋所適。……

傳奇種此種體式。受影響之處必甚多。如篇末有議論。似史傳。讀者如以結構與體式不同。而論其史體似疑為小說之縮小。傳奇則近於短篇小說。傳奇與史傳。時錄。似佛經有唱讚。殺毒

唐婦則出於宋朝恣怪小說，與佛經故事。唐代傳奇，如李朝威柳毅傳，鼓儀鳳中，婦生柳毅，下第歸湘濱，至潭陽遇龍女，後爲龍女貽書襄洞庭龍君，因與龍女締結爲婚姻焉。此種故事最先即見於佛書。唐釋道世鴻苑珠林卷一百九引僧祇律謂：

「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繞鼻而行。……商人以一牛易之。……另放池中。龍忽變爲人，謂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共報大德。……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宮，坐寶床上。……龍女卽與八餅，言此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復言汝合眼，卽以神變持着本國。」

佛經中與玄奘大唐西域記亦引有此種故事。

韓柳之碑文傳記亦有敘事虛幻者，如韓愈之柳州羅池廟碑（韓昌黎集卷三十一），卽舊唐書韓愈本傳所謂蓋孔孟之旨者是。此文敘柳州人於羅池建廟祀柳宗元事，謂宗元爲是州刺史時，嘗與部將魏忠，歐陽翼等宴飲於翼亭，謂其明年將死，死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之。及期而死。長慶三年，宗元降靈於州府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柳人乃於其地建廟祀之。篇中有歌辭謂：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德。……我民服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也。」



文中謂：

「余讀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靈，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其書如傳於中之議論，備中之歌辭則以代四言銘辭，作法異於漢魏碑文。此種文體是備本
事，詩賦與議論，實似上述傳奇柳氏傳之結構，又如韓愈之毛穎傳（韓昌黎集卷三十六），
作法亦似傳奇。且為當時人非笑其俳，即舊唐書本傳所謂「譏戲不近情」者，柳宗元於讀韓愈
所著毛穎傳後題贊為之辯護，謂此種文章似未與公作滑稽列傳，乃「取乎有益於世者也」，不
可以其俳而可非笑也。

韓愈與柳宗元均不乖謬當時之傳奇。張籍上韓昌黎書謂：

「此彫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戲，此有以累於令德。」

上韓昌黎書三書謂：

「君子發言舉足，不遺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
搥唾棄，是雖無害性，不得其正矣。」

駁雜無實之說，戲遊戲無根之說，指當時之傳奇。韓愈答張籍書辯謂：

「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聞乎？吾子
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

重答張籍書謂：

「廢黜趙誠，前書盡之，善乎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令不爲虐乎。詩曰：『猗猗采芣，采芣不也。』惡害於道哉。」

韓愈不諱言其好奇僻奇人與物，其所以爲神文傳誦於較傳奇偉意深詞義高而詞藻麗言簡而巳。此條傳取於經史之故，若君刻劃人情與捕擊神異，則必另取法於同時代之文體，故張籍貴韓愈與人太爲無實屬藉之誇，其言易於令傳。如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敘柳宗元死後之顯靈示步，實似傳者志異之言。又如柳宗元之誦讀諷諭：

「拔鳳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暉然，袂纈綉白紗之衣，首步積志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稱狎意。童女薄爾怒曰：不可，吾妹居鈞天帝宮，入下土屋，屢人嗜噓陰陽，薄蓬萊，蓬巖崑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曠射而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君僂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吾帝及與，吾獲取橋水飲之，唯成養氣，五色條條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復翔登天，某得其所終。」

其文之情節與作法，略似李賀處標敘傳，惟穿插與變化之處不同，亦不及柳毅傳竊率之豐富與結構之允稱文章之描寫神異之似真非真，而又結構完整之故事，其作法實非柳毅傳所能及。故書中得之。故就讀柳之神文傳記，有上述種種結構與取材而言，其處雖也，實得力於當時傳奇之影響。

913.41
10-34:1

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韓愈及其古文運動一冊

(* 84519 渝熟)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龔 書 熾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6316~~
676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忠圖字第〇四九九號

